



寻出一个信仰来

■ 曾玉平

退休后,时常去各地走走,除观赏湖光山色,我更喜欢去瞻仰一些先烈或名人的故居,学习和重温那些难忘的历史。去杨开慧烈士陵园和故居,一直是我的一桩心愿。不料想,今年5月下旬的一次访友,竟得如愿。

那天上午,我和县城的朋友去看望家住本县向家镇的另一位朋友。向家镇位于县域的西南,在平江、汨罗、长沙的交界处。车子驶出县城,景色宜人,满是绿色的田野和连绵的青山。导航显示,到朋友家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。我们按照导航的指引,先走平益高速,后转京港澳高速。车在高速上疾驰了快一个小时,一个标识映入眼帘——“开慧出口”。我眼睛一亮,莫非这就是杨开慧烈士的故乡?

出高速口时,我向收费员询问,她热情地告诉我,这里是开慧镇,杨开慧烈士陵园和故居离这都不远,也就一刻钟车程。于是,我们电话告知向家镇的朋友,先去开慧镇。同行的朋友手机查询开慧镇,说这里原叫板仓冲,属长沙县清泰都。因在清末民初,杨开慧父亲杨昌济先生自挂“板仓杨”门牌,而得以声名远播。新中国成立后,板仓冲属白石乡,1956年,为纪念杨开慧烈士更名为“开慧乡”,后撤乡设镇成了现在的“开慧镇”,下辖板仓村。一处地名的变迁,承载着两代志士追寻理想的足迹。

我们将车停在烈士陵园对面的停车场,穿过马路,沿着百级石阶拾级而上,两旁松柏苍翠,空气里弥漫着草木清润的气息。时值初夏,草木葳蕤,百花渐落,而陵园里的栀子花却开得正好,一朵朵洁白如雪,仿佛在默默诉说着纯粹而坚定的信仰。

石阶的尽头,汉白玉墓冢静卧在山冈之上。墓后巍峨的石碑上,镌刻着毛主席那首著名的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:“我失骄杨君失柳,杨柳轻颿直上重霄九。问讯吴刚何所有,吴刚捧出桂花酒。寂寞嫦娥舒广袖,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。忽报人间曾伏虎,泪飞顿作倾盆雨。”我肃立墓前,心里默念着这首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词作,久久不愿离去。

记得曾有文章披露,这首词作公开发表后,引起了广泛传诵和关注。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就曾当面向毛主席请教,“骄杨”之“骄”,能否写作“娇”。毛主席答道:“女子革命而丧其元,焉得不

骄!”简短一语,既是释义,亦是深切缅怀,才情之下,饱含沉甸甸的深情。是啊,骄杨永远地矗立在识字岭的秋风里,也永远地矗立在后来人的心间。当年,毛主席写下“泪飞顿作倾盆雨”时,他的心头,一定又回到了那个曾经并肩战斗的岁月,那个简朴的婚礼,那个并肩的战友,那个永远凝望井冈山坚毅目光。

二十九岁,许多人在这个年纪,正安稳地工作,享受着生活,而杨开慧却已走完了自己光辉而短暂的一生。一阵山风拂过松枝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是岁月的低语。我在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从烈士陵园下来,我们前往杨开慧烈士纪念馆。馆前的广场开阔明亮,一尊杨开慧烈士的全身塑像迎门而立。她手捧书卷,目视前方,神情沉静而坚毅。展厅里,一件件实物、一张张照片,将她短暂而壮阔的生命轨迹,清晰地铺展开来。

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长沙板仓一个进步的书香世家,其父杨昌济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学者、教育家。1920年冬,她与毛泽东在长沙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他们不坐花轿,不要嫁妆,不用媒妁之言,自由结合,以示“不作俗人之举”。那一顿仅仅花费六元银圆的家宴,便是他们革命爱情的见证。

新婚不久,毛泽东便为革命奔走四方。1921年春夏之交,他赴外地考察,夜宿客棧,心绪难平,枕上难眠,写下了一生中少有的婉约深情之作:“堆来枕上愁何状,江海翻波浪。夜长天色总难明,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。晓来百念都灰灭,剩有离人影。一钩残月向西流,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。”一个在湘江边筹划建党的青年,夜里数的不是星,是人。那“一钩残月”下不抛的眼泪,是毛泽东的牵挂,也是板仓杨家那盏等候归人的灯火。

这首词作,毛泽东多年未对外提及。1957年春节,杨开慧的同窗好友、革命烈士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,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。信中她附上了自己于1933年听闻丈夫牺牲时,填写的一首《菩萨蛮·惊梦》,词中满是深切的思念。此外,她还希望能重读毛泽东当年赠予杨开慧的旧作《虞美人》。当时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,回国后于1957年5月11日写了回信。信中,他婉拒了抄录旧作的请求,表示那首“不好,不要写了罢”,并附上了一首新作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为赠。

1922年初,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她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女党员之

一。同年,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,杨开慧负责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,身兼秘书、机要、文印、联络、总务等多种职务,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。从湘江之滨到黄浦江岸,从珠江河口到长江之畔,她始终追随在毛泽东左右,整理文稿,收集资料,联络同志,同时也照顾着日益长大的儿女。

1923年底,毛泽东奉命赴广州参会,家中杨开慧刚产下次子毛岸青,正坐月子。他临行提笔,写下了那首儿女情与革命志交融的《贺新郎·别友》:“挥手从兹去。更那堪凄然相向,苦情重诉。眼角眉梢都似恨,热泪欲零还住。知误会前番书语。过眼滔滔云共雾,算人间知己吾和汝。人有病,天知否?今朝霜重东门路,照横塘半天残月,凄清如许。汽笛一声肠已断,从此天涯孤旅。凭割断愁丝恨缕。要似昆仑崩绝壁,又恰像台风扫寰宇。重比翼,和云翥。”奔赴前路投身革命,离别之时满是夫妻柔情。“算人间知己吾和汝”,这一句最是动人心弦,并肩前行的革命者,亦是相知相惜的爱人。词文由离愁转向凌云壮志,“重比翼,和云翥”,是离别之时彼此的期许与约定。

玻璃展柜里,陈列着杨开慧的手稿真迹。那些娟秀的小楷,一笔一画地写在一张张泛黄的信纸上,她是在1929年前后写下的。那时大革命已经失败,毛泽东奉命领导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,而她则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回到长沙板仓,坚持地下斗争。国民党悬赏1000块大洋,捉拿“毛泽东的妻子杨氏”,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湖湘大地。她是随时准备赴死的。在一篇手稿中,她写道:“又是一晚没有人睡。我不能忍了,我要跑到他那里去。小孩,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。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,一头是他,一头是小孩,谁都拿不开。”这些质朴的字句,直击人心,无不令人动容。

在自传文稿《从六岁到二十八岁》这份手稿中,杨开慧写道:“我很想寻出一个信仰来!后来我决定了我的态度,尽我的心,尽我的力。”这是她青年时代立下的志向,也是她短暂一生始终坚守的信条。

还有一封没有寄出的信,是杨开慧写给堂弟杨开明的。信里她将三个年幼的孩子郑重地托付给亲人,嘱咐他们:如果自己不幸遇难,请代她将孩子们抚养长大。这封托孤信写完后,被她小心地裹在蜡纸里,藏在卧室后面的砖墙缝隙中。1982年修缮故居时,首次在墙缝里

发现了这批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珍贵手稿。而这五十多年里,写信的人早已就义,收信的堂弟杨开明也早已牺牲,连她最牵挂的丈夫毛泽东,也已不在人世。

我站在复制的那堵墙前,想象着她深夜里就着一盏油灯,蘸着泪水,写下一个母亲、一个妻子最深的牵挂和最坚定的信念。墙缝里藏着的不只是一封信,更是一代革命者对爱情与信仰的终极忠诚。

从纪念馆出来,沿着一条清幽的小路,我们走向杨开慧故居。白墙青瓦,庭院深深。穿过竹林小院,便见到那座始建于清代乾隆末年的土木老屋。阳光透过天井洒进堂屋,光影斑驳,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。

厢房里的陈设保持着原样,墙上的照片里是她年轻的面庞,小桌上的笔墨早已干涸。我走到西侧的耳房,那是三个孩子曾住过的卧榻。窄小的床铺不足五尺,毛岸英曾在这里蜷缩入眠。1930年10月24日,杨开慧回板仓看望母亲和孩子时,不幸被捕,八岁的毛岸英也被押入狱中。敌人多次逼问她毛泽东的去向,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。“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,”她回答,“除非海枯石烂!”我静静地站在那座老屋里,耳边仿佛回荡着她响亮的回答。

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闺秀,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,却因见国衰民困,毅然投身于救国救民之路。她不怕死,她唯一怕的,是自己的死会让丈夫分心,会让革命事业受损。她曾在手稿中字字泣血地写道:我死不足惜,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。那个当初与她“重比翼,和云翥”的承诺,终究没能实现,但这份革命爱情的底色,早已超越个人的情感,融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大业之中。

走出故居,太阳已在中天,快近正午了。我看了看时间,不知不觉已过去近两个小时。从烈士陵园到纪念馆再到故居,这一路走来,心里沉甸甸的,却也透亮了许多。往朋友家的路上,车窗外一片青翠,田间的禾苗正拔节生长。

一百年前,杨开慧烈士在这里出生、生活、战斗、被捕、牺牲,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泥土,都浸透了她的鲜血和信仰。如今,这里成了千千万万后人的精神家园。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访客络绎不绝,有白发苍苍的老人,有意气风发的青年,也有系着红领巾的孩子。众人远道而来,都在追寻同一样东西。追寻什么?我想,正如烈士手稿所言,寻出一个信仰来!



凤凰花

杨俊 摄

六点半,田野见

——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早稻实地核查工作札记

■ 李帆

这个夏天,我的闹钟从来不用自己开。每天清晨六点半,天刚蒙蒙亮,窗外的稻田还笼着一层薄雾,手机就在枕边准时振动起来。我闭着眼摸到手机,屏幕的光刺得眼睛眯成一条缝——村头阿姐的头像右上角亮着红点,点开来,语音条一条接一条。

“小妹,醒了吗?阿姐有个问题。”她的声音带着清晨特有的清亮,背景里有鸟叫,还有风掠过稻叶的沙沙声。我就知道,她又站在田埂上了。这个点了,她肯定已经出门走了半小时,裤脚被露水打得半湿,拖鞋上沾着泥,站在那块她跑了三四遍的地块旁边。

紧接着又是一条语音:“这个地块我拍照片了,但是没看到,可以帮我看一下吗?”我点开她发来的图片放大,画面有点晃,应该是她举着手机在田埂上找角度拍的。我揉揉眼睛坐起来,给她回消息:“阿姐你别急,我上系统帮你查查。”一边说一边打开电脑,网页加载的几秒钟里,窗外的薄雾正在慢慢散开,太阳还没完全露脸,但天已经亮透了。

就在我给阿姐核对地块编号的时候,手机又震了一下。是黄竹那个年轻小伙发来的。他的消息是一条长长的语音条,我点开来,他的声音从田野那头传过来,风呼呼地灌进话筒里,背景里有稻叶摩擦的声响。他说话不急不慢,一条语音里集中报了五六块地的编号,挨个念过去,念完又说:“这些我都跑过了,照片也拍了,你帮我上系统看看有没有漏拍的,我怕哪块没传上去。”他就是这样,把一整个上午的成果集中发过来,像交一份作业,让我帮他最后把一道关。我点开系统,把他报的地块编号一个个输进去查,绿色的小图标亮着,一块都没漏。我给他回了一句:“全在了,一块没少。”他回了一个“好”字,简简单单。

我一张张翻看他发来的地块信息,看上面的轨迹:从村东头到西头,一块、两块、三块……整片田野的核查进度,就这样被他一条一条地报上来。我有时候想,他是不是天没亮就出门了?不然怎么六点半就已经跑了这么多块地。

正保存着他的照片,京岭的小群突然弹出来。“集合集合——”紧接着是几条语音轰炸,点开来全是热火朝天的声音。“我今天先跑西边那几块啊,东边上次我去过了路熟。”“你把那个图斑多的带上,我这边少一点,咱们轮换。”群里没有人安排,没有人催,大家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小分队,准时在七点前碰头,互相喊、互相打气。谁远谁近、谁难谁易,不用争不用抢,三言两语就分得清清楚楚。我听着他们的语音笑出来。这些人,以前我都不认识,有的甚至没说过话。四农普早稻实地核查,硬生生把我跟他们拧在了一起。每天清晨六点半,不用闹钟,不用谁提醒,大家默契地在群里冒泡,像约好了一场田野里的见面。

上午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。我盯着系统后台,看着各个片区的地块从“空白的数字”变成“103早稻”,绿色的小图标一点点多起来,心里踏实又满足。但白天真正的节奏,是手机一刻不停地响。普查员们全在田里跑着,随时遇到问题就发消息打电话过来,声音急急忙忙的:“小妹,我这个地块边界跟图上对不上啊,你看我拍的角度对不对”“这块地的作物类型我选哪个?我看着像水稻但又不太像,你帮我确认一下”“系统刚才卡了一下,我上传的照片会不会没存上?要不要再拍一遍”……电话还没挂,屏幕上又弹出来三条新消息。村头阿姐发来一张新地块的照片,配着语音:“小妹,这块我今天又去看了一遍,上次那个角度不对,我重新拍了。”黄竹小伙又发来一条长语音,报了一串新的地块编号,说:“今天下午又跑了这些,你帮我查查。”

我没有觉得烦。他们每一条消息、每一个电话背后,都是一块实实在在的落了地的地块。我一个个回过去:“收到了,查了,都在。”

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,生怕哪一步做错了耽误工作进程。我这边电话刚挂,微信又弹出来,一条接一条,语音、文字、图片混在一起。我从系统里看着那些白花花的待核地块,被一块一块填满,图标从白色变成绿色,像稻田里慢慢亮起的小灯。

这些普查员,都是我的四农普“新朋友”。六点半,田野见。这个夏天,我记住了每一块田的轮廓,也记住了每一个并肩跑田的人,记住了他们发来的每一条语音、每一次焦急的提问、每一句“帮我查查”。四农普的路上,我们踩着泥巴,也踩着彼此的脚印,就这样一天一天,把整片田野,一块一块地填满了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澄迈调查队)

雪岭望晴川

颜小雅 摄



小院槐影

景,而是它沉默的姿态。它静静伫立在小院一隅,不张扬,不喧嚣,陪着老屋历经春夏秋冬,也温柔容纳了我儿时所有的嬉笑与时光。

小时候的日子简单又美好,大半的快乐都藏在这棵老槐树下。春日槐花盛放,母亲会搬一把竹凳来到树下,站上去踮着脚采摘槐花。雪白的花瓣簌簌落下,落在她的衣襟上。我总缠在她身旁,追着飘落的槐花跑来跑去。傍晚炊烟升起,饭桌上便多了一碗槐花饼,软糯香甜,咬一口,仿佛整个春天都化在嘴里。到了盛夏,老槐树撑开一蓬浓荫,把小院

罩成天然的“凉棚”。晚饭后,一家人围坐在树下,父亲摇着蒲扇,驱散燥热与蚊虫,讲着细碎的家常琐事,晚风裹挟着淡淡的槐香,温柔了整个盛夏的夜晚。

那些年,我背着书包从树下跑过,槐花落了肩头;后来去外地读书、工作,每次回家,总先看见它探出墙头的枝丫,像在踮着脚尖张望。我慢慢长大,步履越走越远,而老槐树始终守着小小的院落,春日繁花满枝,夏日绿荫婆娑,秋风抖落满树黄叶,冬日虬枝静立风霜中,四季轮回,岁岁如初。

离家的日子里,我见过城市里许多

景观树——大路两侧修剪整齐的银杏,街心公园里花团锦簇的玉兰,却再也没有一棵树能像老家的槐树这般,让我念念不忘。当夜色漫上来,树影渐渐模糊了轮廓。月光爬上树梢,枝桠间传来细碎的沙沙声,像谁在翻一册很旧很旧的相簿。那相簿里,有春天的槐花,有夏夜的蒲扇,有灶间的炊烟,也有我脚步丈量过的每一寸土地和调查的每一笔数据。它们扎扎扎实地交织在一起,叠成老槐树的样子,把根扎稳,把荫撑开,立在故乡,也立在我的心上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南平调查队)